

聊赠一枝春

文/温培雅

一个好友的父母在远离闹市的深山小村里开了几亩菜园，两位侍弄了一辈子庄稼的老人把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记在心上，握在手上，套在锄把儿上，春华秋实、耕作不辍，在万物生长的春天得到了丰盛回馈。好友借花献佛，盛情邀请我们闲了去采春尝鲜。

未耕未耘，伸手采摘，似乎有坐享其成、不劳而获之嫌，但是味蕾却开始跃跃欲试，冬天我们在那几亩小园中采摘的豆角之鲜、倭瓜之香仍在口中回荡，于是脸上在犹豫，脱口而出的却是：“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今天吧。”于是我们一路沿着花草草行至春深处，在一个山脚下安静的小村里再次走进这个绿色的小菜园。

别人踏青去赏花，我们春游为吃菜——这就是文艺青年与现实青年的泾渭之分吧。我曾经无肉不欢，如今却最喜清粥小菜。粥是常见的绿豆、小米、红枣、山药之类，又香又滑又嫩。也配小菜，春天是清

洗过后腌制的嫩香椿，吃的时候切得细细碎碎的，一口下去，春天的味道就在唇齿之间。冬天是红萝卜丝或是自己泡的腌萝卜，白醋和白糖腌制一夜，早上捞出拌几滴香油，佐粥很爽口。所谓粗茶淡饭，吃的就是家常之乐、细水长流。

掐一下就要流水的嫩生菜、刚刚鼓起肚子的豌豆、一抻长的小香葱、肥嫩的绿韭菜……空气中有蔬菜清淡的香气，蓝天白云和青青菜蔬之间的距离好似水墨画的留白，给肠胃无尽的遐思。每一种蔬菜生长的样子和颜色都让我想起它们上桌后的曼妙身姿，一边采摘一边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嚼豌豆，那种隽永的清香在口腔中一次次爆炸，久远的童年味道一次次回归。此时，远处山山翠微，近处树树繁花，一切都是葳蕤蓬勃、摇曳生姿。蜜蜂在身前身后嘤嘤起舞，枝头鸟鸣一两声，村头清澈的河水随着春的脉络蜿蜒流淌。我们听风看山、撷玉摘翠，像置身唐诗里的乡村、宋词里的春天。

意外之喜是在小菜园收获满满后，好友又带着我们到她附近的亲

戚家去采香椿，然后豪气地表示随便摘。一大棵香椿树，满头的嫩芽绿蕊，嗜食香椿的我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又像走进了芝麻开门的藏宝洞穴，连心都激动得怦怦直跳。随着一大枝香椿被勾下，我们如快乐的鼯鼠，合力把大树枝拖到一边，然后把鲜嫩的枝叶摘下，一袋袋装好。据说这样打过枝的香椿树，明年会发得更好。香椿拿回去用开水过一下，密封保存，这个季节馈赠的一口鲜味能吃到冬天呢。

回去的路上，好友谦虚地表示，蔬菜都是自家种的和地里长的，不值什么钱，但是吃起来绿色健康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她慷慨地用这一棵棵、一枝枝的春鲜送给我们整整一个春天呢！



我要感谢

文/王维

在这繁花似锦的烟火人间，看四季变迁，听流水潺潺，感受大爱无言，体会世间温暖。而一个手执书写之笔的作者，应该要感谢什么？

感谢国家繁荣昌盛。有人说：“我们没有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，我们只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”由此可见，是强大的祖国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场所，是母亲的怀抱赋予了我们平安喜乐的家园。祖国，是我们身体的栖息地，是我们心灵的回归处。国家的欣欣向荣，国家的日新月异，不但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的美好气息，也让我们体会到科技腾飞带来的生活便利。我们怎么能不热爱我们的国家？我们怎么能不感谢我们的国家？她是我们的保护神，她是我们的避风港。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，深情而又默默地爱着她的每一个孩子。

感谢家庭幸福美满。父爱如山，巍峨高耸；母爱如水，生生不息。父亲的严厉，母亲的慈爱；父亲的坚强，母亲的勤劳。无不在书写着一个家庭的传承，一个家庭的精髓。父亲，在暴风雨中为你撑起一把伞；母亲，在寒冬里为你端起一碗饭。父亲，在挫折中激励你勇敢前行；母亲，在困难时叮嘱你坚毅克服。难忘父亲伟岸的背影，难忘母亲勤劳的脚步。感谢父亲肩负家庭重担默默前行，感谢母亲背负家庭责任无悔付出。父亲和母亲是每个人心灵的启明灯，是每个人生命的灯塔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想起血脉相连的双亲，我们都拥有了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信心。感谢家庭的温暖，感谢父母的陪伴。感谢生命给予的亲情无限蔓延，入人肺腑，暖人心间！

感谢良师益友随行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良好的老师，真挚的朋友，是学习中的点拨者，是工作、生活中的好伙伴。为我们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带来勃勃生机和暖风习习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无不在诠释着师者的无声奉献和大爱无边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”深刻阐述了朋友对于生命的意义。我们怎能不感谢他们呢？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，光明灿烂；是他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圆润饱满，喜乐无边。良师益友一生随行，幸福美好如影随形。

感谢大地果实丰厚。艾青写道：“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”大地母亲，它用无私的胸怀包容着一切，它用芳香的果实回馈着一切。春华秋实、五谷丰登、肥猪满圈、鸡鸭成群、芳草萋萋、春回大地，好一派田园生机勃勃的人间盛景啊！大地，滋养了我们的身体，富足了我们的灵魂。它沉默无语，却吐露真情；它无声无息，却给予丰盈。当我们的脚踩在土地上，我们就感受到了踏实；当我们的手捧起黄土，我们就嗅到了芬芳。是这片广袤无垠而又果实充裕的土地啊，是这宽广无私而又深情厚谊的胸襟啊。我们感谢大地深沉，我们感谢硕果累累。

感谢世间万物和鸣。北方幅员辽阔，物华天宝；南国风景秀美，奇珍异果。高山巍峨，大海磅礴；平原广阔，溪水鸣唱。炎黄子孙，华夏文明；中华五千年，文化永流传。唐诗宋词，琴棋书画；岁寒三友，琴瑟和鸣。是这样古老的国度，是这样书香传承；是这样不老的传奇，是这样崭新的开始。我们要感谢历史的厚重，我们要感谢疆土的广度。我们要感谢风景的旖旎，我们要感谢精神的华彩。感谢世间万物和鸣，让我们灵魂充盈，思想深邃。

春在溪边槐花香



文/朱国喜

一脚踏进老宅，看见父亲正坐在小院里，拾掇晒干的洋槐花。他背对门楼和院墙，红艳艳的木香花在粉墙黛瓦上开得正好。父亲沐浴在春光里，没有察觉有人到了门口。

我与父亲打了招呼，对着木香花拍录，然后发到亲人微信群。姐姐打来电话，让我带个筐去村西南捋紫槐花。

那片紫花槐是父亲种下的，繁衍成一大片，有不可灭之势。十多年前，故乡的大尖山北，有人种植了一大片紫花槐，沟沟坡坡，到处都是。每年春四月，槐花盛开，扯地连

天的紫在山野上浮动，仿佛紫色云霞，吸引了不少游客。远近的居民云集于此，采摘洋槐花。父亲挖了苗，栽种在村子西南角的荒地旁。荒地紧邻一条溪，溪的前身是一道冲，冲里是肥沃的稻田。多年来，田荒芜了，有的长满杂草，有的栽了杨树。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透过紫色的槐花林，打在母亲和姐姐的身上。母亲穿了件红色薄毛衣，坐在地头的槐花林旁。金色被镀了微紫，斑驳的光影投在母亲身上。紫花槐在夕晖里摇曳，密密匝匝的花朵，正值盛花期。空气里飘荡着甜味，鸟儿欢鸣，为美丽的槐花叫好。

我把筐放下，抬手扳弯一棵洋槐树，一束束槐花被轻轻捋下。小时候的山村，家家户户门口都有洋槐树。花开时节，爬树采槐花是家常便饭的事。那时，生活条件不好，槐花成了大自然赐予的美味。每次爬上树，第一把槐花捂进嘴里，一股泛着春的气息的香甜，被吞进肚子。时光荏苒，虽年过知命，积习难改，第一把依旧塞进口里，慢慢咀嚼，儿时的味道满溢，对乡村的亲切感陡增。

母亲说，小心有蚂蚁。我这才瞅他们捋的槐花，果然发现有小蚂蚁在匆匆逃生。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不适，相信塞进嘴的槐花里没有这种小生灵。小蚂蚁丝毫没有打消我的贪婪，接连吃了几把，越嚼越甜。想起文友的一篇散文《把春天吃进肚子里》。我这个馋相，也把老家的春天吃进肚子里了吧，春在腹中发生着奇妙变化。

紫花槐沿着地埂蔓延，每年有

新芽破土，不两年便长成“俊崽靓女”，开出一串串紫花。它们肆无忌惮地繁殖，影响到种地。几次割杀，却无济于事。洋槐树生命力超强，根的繁殖力在诸树种里少见。出于好奇和喜爱，多年前，我也曾移植两棵幼苗，一棵种在庭院的花池里，一棵种在楼前的绿化带上。它们见风长，不两年就满树紫花，像一团团紫色的火焰，高举在蓝天里燃烧。它们的繁殖力引起不满，只得清除了事。然而，未彻了，至今仍有小苗钻出，稍不注意便长到一人多高。

洋槐树的花期并不长，花开季，它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游春附带采槐花成了市民热衷的活动，赏心悦目的同时，还能自食其力采摘，品尝应时春味，幸福乐在其中。

我们也乐在其中。新鲜的紫槐花在筐里聚集，一点点增高。花香氤氲，沁人心脾。还有什么季节能胜过人间四月？四月里，花事进入尾声，空中仍有可观赏可解馋的美味。一树树桐花明媚耀眼，一棵棵洋槐雪白泛紫。拳菜、檀芽、水芹菜、山芝麻叶等，都走上了餐桌。然而，最令我感兴趣的仍是村西南角的这片紫花槐，它们窈窕的身材，明亮的色彩，清香的甜味，顽强的生命力，无不招人喜爱。他们是父亲栽下的，父亲虽已耄耋，对生活仍充满希望，这希望蕴藏在年年春来的槐花香里。

“槐花树树正天晴，人在青山图画中。春味采得觉未老，鹧鸪声里嗅香风。”金晖笼罩，溪水叮咚，槐花飘香，采春入篮，这是一幅美妙的春光图。此刻，我再次感觉到，活着真好，活在春光里真好。